



■ 《醉宿西塘》

拍摄
手记

以镜造梦

◆ 潘溯

美院毕业后，我年复一年用画笔还原真实，却极少用它来创造梦境。可能是生怕自己被贴上当代艺术“反传统”的标签，然而的确是迂腐了。今日我仍旧怀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拿起笔坚守迂腐，放下笔时，用镜头规划些梦里所念，来日忽然不想迂腐之时，好有个参鉴。

当日拿起相机是为了让笔下更真实，镜头就是我的眼睛，始终只为我做记录。记着记着，总觉得不如直接眼见的好，直白。但我想要一些更“直白”的东西，比如一个醉汉，晃荡在江南小镇，他眼中的烟雨朦胧，在酒醒之时，当如何描述？多半是不记得了，或是把记不清的场景脑补一番告诉你，有条有理。但醉时的迷蒙、幻觉、沸腾的心境却随着酒醒烟消云散了。然而真的消散了吗？不会，那些画面仍存在醉汉的记忆中，是最最直白的，只因怕被当作醉话而不提罢了。若你醉过，梦过，为什么不能把你的醉境、梦境表达出来呢？它们在梦里打动了你，那一定是美的。看多了纪实片，何不看看醉片，梦片？

《醉宿西塘》就是我在西塘古镇与友人小酌一番后，略带醉意，被雨后清寒的小镇深深吸引，拐过几个湾，又遇现代气息在古镇中的灯红酒绿，犹如梦里肆意地切换频道。于是镜随心走，趁热录下。

用这种非同往常的观察方式，我们或许会在一片树叶，一汪池水，一块雨花石的花纹里，偶遇自己曾经的梦态。于是我游历故宫，在宫中的柏树干上寻到了《太乙幻境》，又在甘肃佛寺边的一块彩石上，见到了《生命的起源》。

影像杂叙

守望一束光

——潘溯的非常摄影语境

◆ 曹志苑

在读图的快意弥漫都市，走近百姓生活空间之时，“新视觉”非常摄影逆行而为，撞入人们的视野，其观念堂而皇之地直奔前沿，引领着大众的审美取向。

为此艺术理想，潘溯和其他 28 位摄影专家努力探索非常观念摄影艺术，这 8 年里，守望的是一束光。

如果说，读图是对文字的另一消解，回到原趣的记忆状态，那么非常观念摄影，犹如和空灵绑在了一起，创作过程恰似时间的积淀，唯妙巧独到而见其功。

对于光路社潘溯来说，就如“编导演”手中的活，拍山不像山，拍水不似水，观鱼非鱼，观花非花，何以吟？他将具象打碎整合之后，镜门乍开，浮生染绽紫，吟咏的则是主观情境表达的诗意。

城市节奏交响，若织来往行人，入眼生境，出手的却是一系列带着抽象印迹的新视觉影像，何以幻？毕加索后期自画像中的眼睛从来不肯好好放，鼻子也没固定着落点，但谁会否认这是最接近毕加索本人精神气质的呢。透过外像，提炼内在的“虚无”，即见“有为”，寥寥中凸显了魔都神采之真实。

在镜头方寸里，潘溯看到的街景小得像戏剧舞台上一个布景，向着云雾瞭望，收纳的是心中的远方，他以顽童的心态试图让 1/250 秒便能呈现的非常摄影作品，取代那些当代抽象绘画的功能，在瞬息万变的妙镜里，定格于击掌而起的画面中。

潘溯是画家，他却在行走中发现捕捉素材的另一种创作可能，闻万物复苏而快乐。

其实，除了读图，创意无所不在，非常摄影探索的空间无限。生活还在此，一双发现的眼睛人人具足。

■ 《生命的起源》



■ 《太乙幻境》



作者简介

潘溯，青年油画家，致力于海派情怀的传统绘画创作。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、八零画派成员、上海市摄协光路社秘书长，作品多次在全国、省市展览中展出并获奖，并被中华艺术宫、刘海粟美术馆、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等学术机构与国内外藏家收藏，多次在报刊与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。



■ 《醉宿西塘》